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一

宋 曾鞏 撰

序

新序目録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葢九州之廣萬民之衆

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

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

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

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

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為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

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舍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

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

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内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

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
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
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
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
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
已大壊矣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
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
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

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

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録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肬謬因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

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逺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

習之便不同固已逺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説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盖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

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椁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羮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

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繫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

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録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

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偏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

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一作不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

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鈌獨館閣

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録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

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葢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

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宮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録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譔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偉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嶉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甞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

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説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

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

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夫豈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

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録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制

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絀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録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
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
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
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
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懐文抱
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
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
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

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流俗頽風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

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録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

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虚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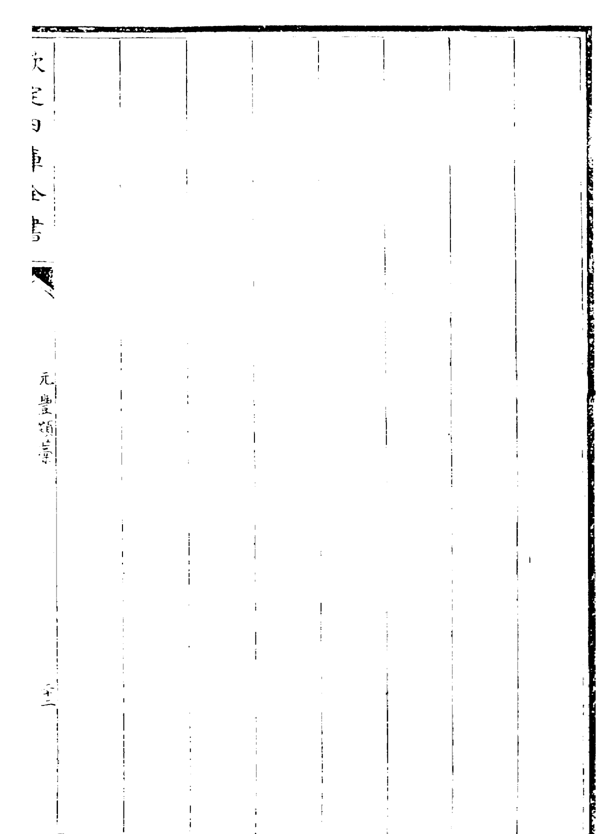
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葢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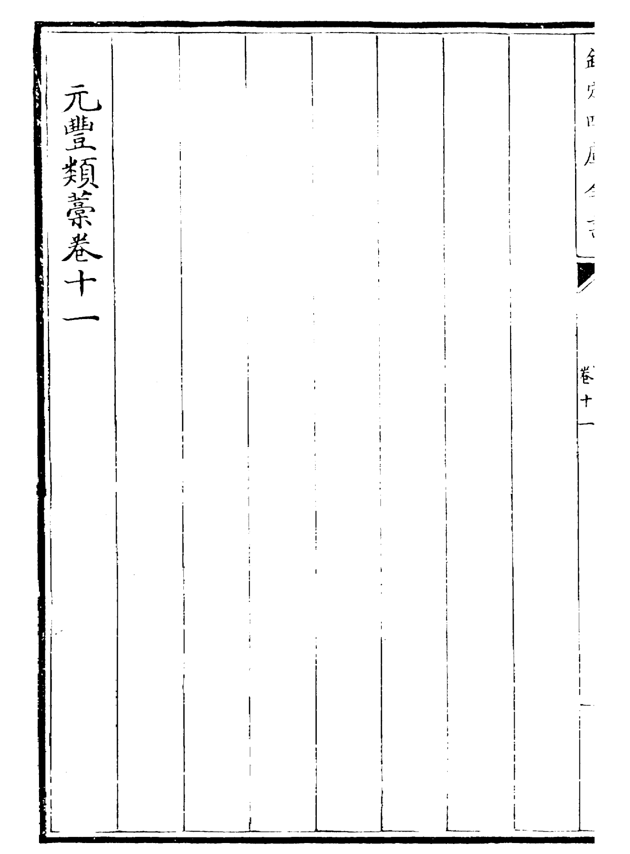
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録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别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

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鞏謹序





元豐類藁卷十一

謹案卷十第一頁後四行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按文編次作以

第五頁前二行非養人之所最大者刋本脫此句據彭本增

第十七頁後二行以為天下王刋本脫以字據經文增

卷十一第二頁後一行揚雄氏或可耳刋本或可作而止改從文醇

第十頁前八行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按文

編末上有亦字知作推

第十三頁前七行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刋本察訛

秦據彭本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與宋魏梁等書按文鑑魏下有

齊字

第十五頁前二行列於學宫刋本宫訛者據文獻

通考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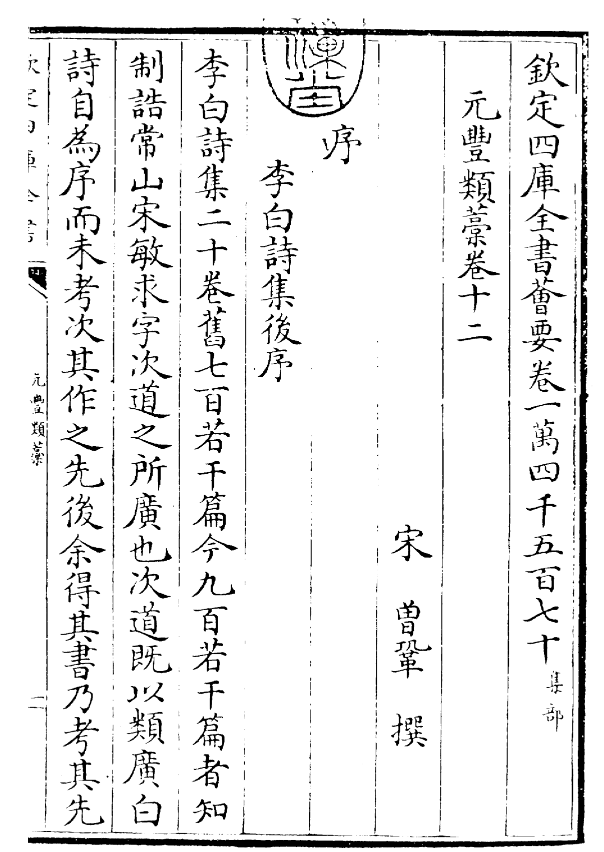
謄録舉人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二

宋 曾鞏 撰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

後而次第之葢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

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氷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

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葢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葢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

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

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懐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監酒税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

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畧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茺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

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宫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税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葢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葢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

而後嘗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註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

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强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令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

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

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

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

世行治深甫巳為之銘而集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予觀予直之所自見者巳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晛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裁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

以歷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葢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

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敘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甞敘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藳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偷朋友故舊道鈌不自知其不能强次是說以為容季文集序

熙寧九年冬南昌郡

齋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别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

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葢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

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温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
令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
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
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
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
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

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葢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濵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

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内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為毫髮疑

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元豐元年

强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强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户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殁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爲二十卷囑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

為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為相國韓
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
聖自助魏公喜為詩每合屬士大夫賔客與游多賦詩
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
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
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為屬豪
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
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

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
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
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故序亦
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
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浩通判撫州
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

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北之地後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為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内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業其

家而謂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墜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類藁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三

宋 曾鞏 撰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竝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揵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竝山西竝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竝城南竝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遝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甞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户慶

歷之間二户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寖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户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隖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

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

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盍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

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揺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户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

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禄廪之須外有貢輸問

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

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

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

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

之何所又巳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揺從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巳論之矣誠能收衆説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翚輩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擢名命入翰林為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后

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深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録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

非興壊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内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

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

自强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虚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

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通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

希孟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彦博蔡州汝陽人慶歷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余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已死

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爲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葢未嘗爲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强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爲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丱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爲之評

其文而序之又歷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

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

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㮣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弛壊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賔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縱舟上下雖

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娱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巳丑序

順濟王勑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

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漦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寔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遊于宫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羣於羞物故臣敢刻勑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敘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縣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縣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别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别其凡若干發者又别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

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刼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内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埕之上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

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
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
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
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
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
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
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
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

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

容下寛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

與贓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嘗

閲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

盡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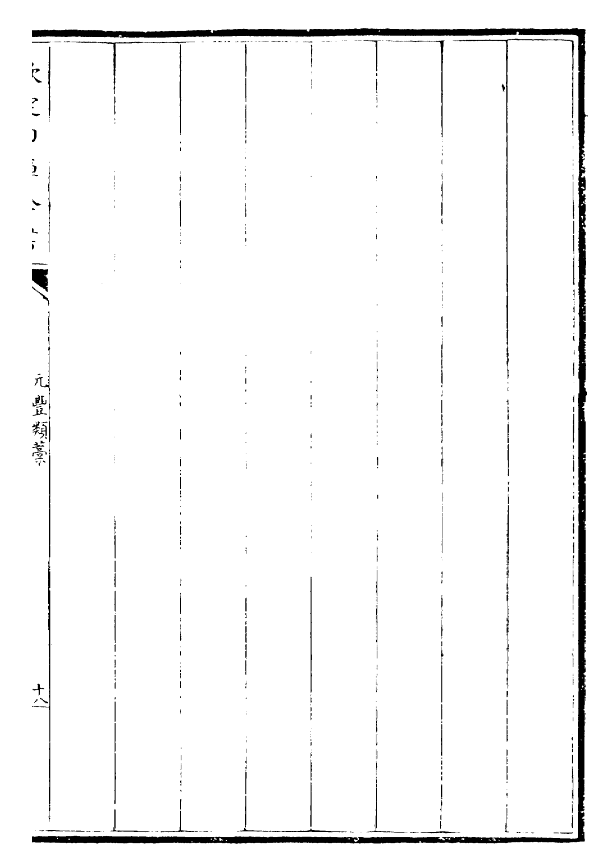
贈黎安二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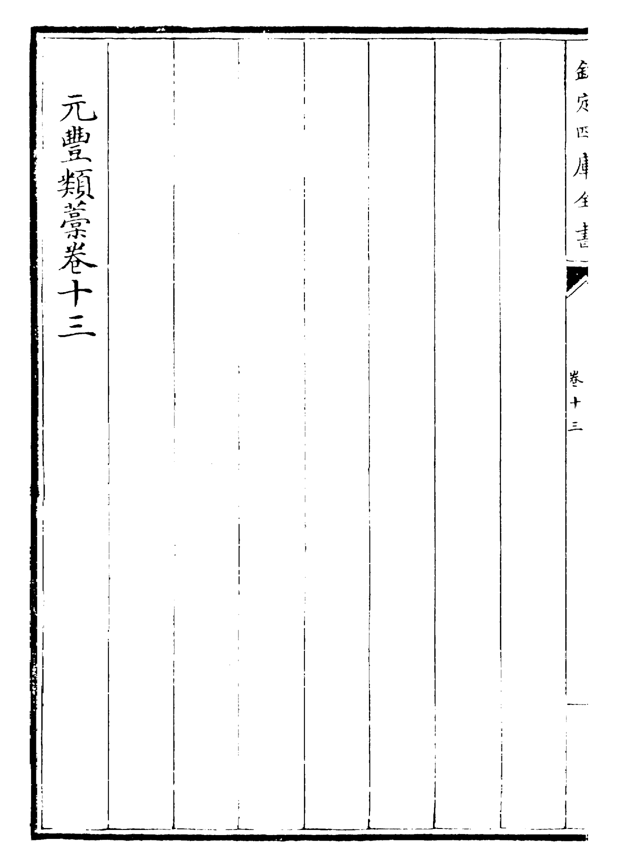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

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

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
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
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
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
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
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
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

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藁卷十三

元豐類藁卷十四

宋 曾鞏 撰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

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

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𠃵子弟袒韝鞠𦝫以爲其物諂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搢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

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曽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邉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為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宫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

次升降之倦湊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謡習俗辭説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賔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葢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其行亦然其久益堅其讀書為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歷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予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揺懈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噫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

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産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絶於天下人少鬭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薫蒸漸澤今大

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致其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

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冦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

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

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
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
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
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
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
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
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
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

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歷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字潛之

鞏慶歷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鞏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岀為西山皆江西之勝概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為樂也況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為樂可勝道邪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吾

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鐫切邪眎吾言不足進也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

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

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

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賔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賔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

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睎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

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

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罷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觀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

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

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亦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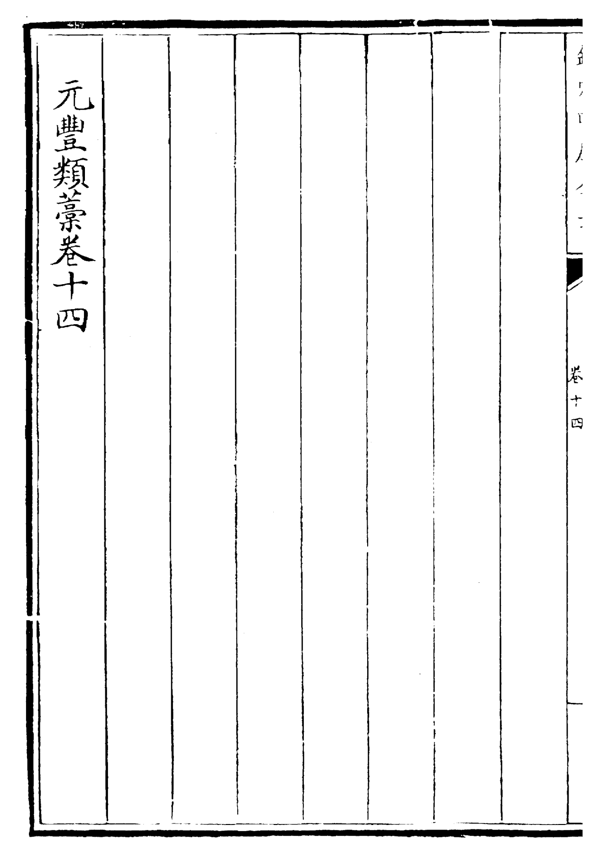
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廪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覩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令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

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謝司理字序

君子之於德澤行誼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絶於動作

趣舍之際耳無深閑複鍵穹墉奥屋為之掩覆也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縝縝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茍為無晝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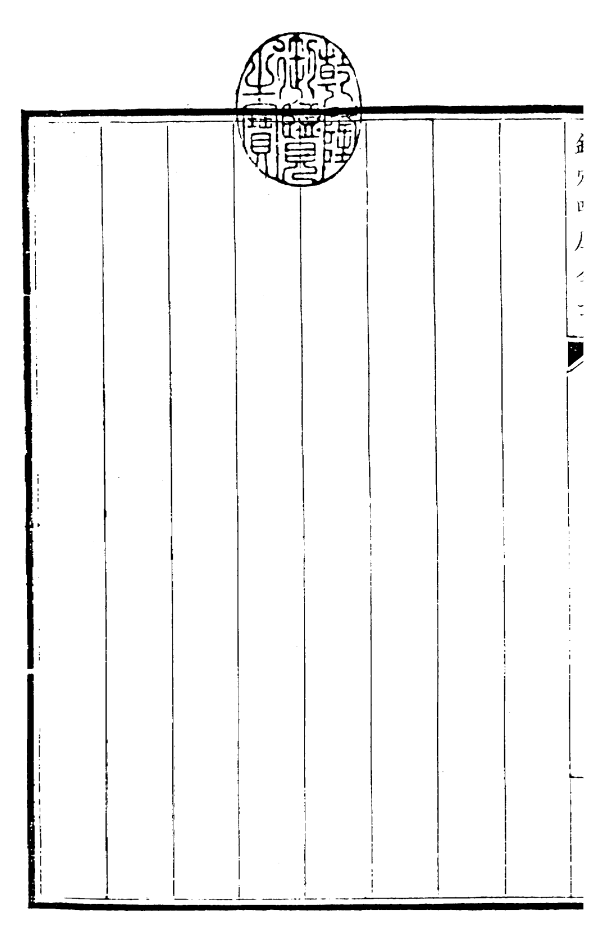


元豐類藁卷十四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前六行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按文粹作舊本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

卷十三第十頁後七行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按文編古人作於古

卷十四第六頁後二行爲越人滌其陋俗而致其治按文醇致其作敺於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舉人臣鄒貽詩